

大商號

涂君儿 著

(上)

中国文史出版社

大商號

(上)

徐君儿 著

中国文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大商号 : 全 2 册 / 徐君儿著 . -- 北京 : 中国文史出版社 , 2015.10

ISBN 978-7-5034-6790-5

I . ①大… II . ①徐… III .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 ①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221133 号

责任编辑 : 戴小璇

封面设计 : 陈欣欣

出版发行 : 中国文史出版社

网 址 : www.chinawenshi.net

社 址 : 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 23 号 邮编 : 100811

电 话 : 010-66173572 66168268 66192736 (发行部)

传 真 : 010-66192703

印 装 : 廊坊市海涛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 1/16

印 张 : 61

字 数 : 870 千字

版 次 : 2016 年 2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 : 2016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 88.00 元 (共二册)

序

2014年12月的某一天，河北临漳电视台总编室常务主任徐君儿来找我，一见面，她就给了我一沓厚厚的书稿，说让我为书写序。我没有给人写过序，亦觉才疏学浅恐难胜任，可是这个我也不好推辞，原因有二：一来我们是老乡，二来她是徐家大院建造者徐敬修的后人。

我和徐君儿女士的相识，是在武安商帮文化研讨会上。当时，我在武安市委宣传部任常务副部长，当我知道她也是伯延人，而且是徐家大院的建造者徐敬修的第五代后裔，我便对她有了较深的印象。我是搞旅游的，我们老家的历史文化、民居建筑文化、商帮文化等，我都高看一眼，厚爱一层，这是我骨子里的乡土情结。小时候，我经常听父母、老人和老师们说起，徐家如何富有，徐家的金银用大胶皮车往回拉，舍益粥、办学堂等等。徐家大院成为我儿时的精神向往和乐园。尤其是徐家大院，从我记事时起，一直是伯延的衙门所在地，从乡公所，到区政府，到人民公社；从高树勋起义的指挥部，到周恩来总理来伯延视察的四个昼夜，这里发生了太多令武安人包括我在内耳熟能详的故事。

武安拥有民俗文化、磁山文化、戏曲文化、冶炼文化、商帮文化、红色革命文化六大文化，伯延村一带是武安商帮文化的发源地。自从伯延有经济头脑的徐家先辈进驻东北，并发展以武安城南为中心带动武安全县的闯关东大军，占领了东北三省的药材市场，而且经久不衰。有人说，你在东北大地随便走，只要你说着武安方言，走不了多远，就有老乡认你。可谓东北有冒烟的地方，就有武安的药商。在全国出名的商帮里，有晋商、徽商等，都是以省立帮，唯有武安的药商，以县立帮。这个县，又以伯延为基地或者说为主体，这不能不说是伯延的骄傲。

过去的商人在外赚钱后，多是在老家置庄买地，房屋越好，土地越多，越显得其富有。徐家大院的“九门相照”，可谓豪华气派，民居罕见。据说，清



光绪九年，徐家先祖徐敬修曾三次到北京，模仿北京故宫的建筑格局，回家后以重金招聘名匠来精心设计建造，才有了徐家大院。西宅区四座院落的九道门笔直排列在南北的中轴线上，深宅大院，给人一种“侯门深似海”的感觉。大院里当年的陈设，还处处体现出亦儒亦商、诗礼传家的氛围。我到过安徽黟县的宏村和西递，那里是中国民居的典范，体现了徽商文化的精髓。我想，如果还原徐家大院当年的陈设，也大可呈现武安商文化的精髓。如今，伯延镇被批准为第一批全国传统村落，第六批全国历史文化名镇。武安市委市政府多次投资对徐家大院进行修缮，市委宣传部委托伯延镇政府保管看护，已经引起有关部门的重视。我想，如果能学习黟县的经验，在文化、旅游等方面再做点文章就更好了。激动之余，想多了，还是再回到这本书上吧。

在与徐君儿女士认识后，我就鼓励她，为她的老祖爷徐敬修写本书。她当时爽朗地答应了我，没想到这么快就出来了，而且这么多字，内容如此厚重。原来，她早就着手在写了。从2008年深秋开始写，到2012年初稿落成，经过四年多反反复复整理修改，73万字的《大商号》长篇小说终于瓜熟蒂落可以出版了。我真为她超人的毅力和生动的文采所感动，73万多字，别说写和几易其稿，就是看一遍，也要花几个月的时间，真是不容易啊！怪不得她的先人们能开创辉煌基业，徐家的后人都是如此吃苦耐劳，也许是基因所致吧。

《大商号》作者通过大量的采访和她丰富的想象力，再现了武安商人“南做丝绸北做药”的经商轨迹，以及他们创业的艰辛，经历的坎坷，诚信经营，救济贫困等。我觉得，这是截至目前唯一一本写武安商帮创业经历的长篇小说，对于宣传武安，打造武安商帮文化，具有深远的意义。我一直坚信，忠心、恒心对做事很重要，孝心、虚心对做人至关重要，这也是《大商号》这本书所体现的理念和正能量。

程延军

2014年12月25日

（作者系武安市旅游局局长）

目录

第一章 年少轻狂 独闯匪窝	2
第二章 巧施小计 假装应婚	11
第三章 哄骗兄长 私订终身	21
第四章 气死长辈 花轿进家	29
第五章 圆圆自缢 逼离家院	39
第六章 下榻客栈 英雄救美	47
第七章 割袍断义 路救钦差	56
第八章 负荆请罪 受尽凌辱	65
第九章 糊口谋生 收留才女	75
第十章 门厅罗雀 偶遇同乡	83
第十一章 三顾茅庐 请来掌柜	92
第十二章 运筹帷幄 顾客盈门	102
第十三章 生意渐大 思路开阔	109
第十四章 贵人相助 走出困境	119
第十五章 怜香惜玉 邂逅相逢	128



第十六章 赌场选才 赶走腐儒.....	138
第十七章 借口滋事 兄妹相逢.....	148
第十八章 酒过三巡 茅开顿塞.....	157
第十九章 西子捧心 思儿成疾.....	167
第二十章 拯救佳人 不慎坠崖.....	174
第二十一章 生死攸关 结发出现.....	182
第二十二章 胆战心惊 智救长毛.....	190
第二十三章 多谋善断 温存爱怜.....	198
第二十四章 置办房产 劝夫纳妾.....	206
第二十五章 争风吃醋 仇家来寻.....	214
第二十六章 分店开张 丞相报恩.....	223
第二十七章 煽风点火 巡抚拜访.....	232
第二十八章 妓院尽兴 突遇商机.....	240
第二十九章 进入洋商 深思熟虑.....	250
第三十章 报仇心急 怪才怪用.....	259
第三十一章 即将成功 突发其变.....	267
第三十二章 居心叵测 托人说和.....	277
第三十三章 暗中使计 利润均沾.....	286
第三十四章 生意做大 招人妒忌.....	297

第三十五章 合谋共计 出手相救	305
第三十六章 危急关头 将计就计	314
第三十七章 铁证如山 措手不及	324
第三十八章 护帅受伤 借刀杀人	333
第三十九章 被人陷害 军营求帅	340
第四十章 为爱殉情 死里逃生	349
第四十一章 终有佳音 替夫惩恶	357
第四十二章 相互挤兑 老家来人	365
第四十三章 恶意竞争 两败俱伤	377
第四十四章 抱打不平 失手致命	385
第四十五章 看势不妙 逃之夭夭	393
第四十六章 仇家挑拨 家人被抓	401
第四十七章 为救儿女 军法处置	410
第四十八章 违背商德 良心难安	418
第四十九章 诚心感化 结为亲家	426
第五十章 锦衣还乡 震惊众人	432
第五十一章 欢聚一堂 接过秘方	445

上部





第一章 年少轻狂 独闯匪窝

清咸丰三年，深秋时节的豫北大地，一眼望去，西部群山莽莽苍苍，东部丘陵沟壑纵横，蜿蜒曲折的洺河穿越其间，一路由西向东淙淙流淌。傍晚的洺河清风徐徐，吹动得两岸棵棵杨树沙沙作响，已收割完毕的庄稼地里黄土裸露，使整个豫北大地显得更加空旷萧瑟。

夜幕已经完全笼罩了武安城南二十里的伯延村。村子中央的那棵千年古槐，蓬勃挺拔得像一个智叟，俯瞰着村里稀稀落落、破破烂烂的民居，只有村西头的徐家老宅，院墙高深，屋脊轩宇，大门口印有“徐府”的大红灯笼，在夜风中微微摇摆，显示该宅院主人的殷实家底。

突然，一队人马沿洺河岸畔兜缰加鞭奔向伯延村，朝着徐家老宅飞驰而来，一会儿，就将徐家大门团团围住。

“开门！开门！”

“咚咚咚”几声撞门声响后，就听这些人喊道：“里面的人听清楚了！借点儿‘金子’（要粮）！借点儿‘高鞭子’（要银子）！”

小匪喊话比较客气，不说“抢”只说“借”。

宅院里面一阵慌乱，一个家丁壮着胆子喊：“你鳖儿不要烧（“烧”是河南方言，就是狂妄的意思），有种儿报上名来！”

为首的穆三一脸络腮胡子，长相凶恶，一手拎着一柄开山大斧，一手拿着一把土枪，目光中杀气腾腾。摆手示意小匪退后，大喊道：“大爷我是坐不更名，行不改姓，我是你爷爷穆三！限你们一袋烟工夫，把俺借的东西给俺送出来，

不然就要灌围子了（就是往院子里打枪炮）！”

徐宅院里的家丁被激怒了，大喊道：“鳖儿！先敲了你这个鳖儿再说！”“嗖”的一声，站在最前面的一个小匪被弓箭射下马来，紧接着，徐家土楼三眼枪响起，双方厮杀起来了。

穆三没想到院子里的人如此不识抬举，一下恼羞成怒，嚣张地朝着徐宅房顶上打了几枪，大声嚷道：“再不相就灌了，等俺们灌进院里，把你们一家人头通通砍了喂狗！”

不多时，枪声、狗叫声和土匪的喊叫声响遍了整个村落。

徐宅的家丁在房顶、院墙上朝土匪开弓射箭，打三眼枪。

土匪们架木桩用力撞击大门，因徐宅的街门很厚实，十几个人轮番撞击也没有撞开。他们向里大喊道：“再顽抗就砍了你们的头！如果你们开门让俺们进去，俺们只拿东西不伤人！”

大门眼看就要被他们撞开了，徐宅家丁们颇为惊恐，知道这样下去是顶不住了，急忙将徐家老爷和女眷们藏好，然后纷纷从后门逃散。

土匪撞开徐宅大门，只有张妈和几个老家丁来不及逃走，被穆三等众匪绑到了廊柱上。

张妈哭喊道：“大爷饶命啊！大爷饶命啊！俺只是个仆人，俺们只是给东家看门的。”

土匪们哪里听她哭喊，啐了她一口，纷纷冲进上房和厢房里搜寻金银财宝，看到值钱的就拿，看到不值钱的就摔。一刻间，粮食搬走了，绸缎拿走了，老爷和少奶奶平时穿的衣物也抄走了，老祖宗留下来的牡丹大花瓶也抱走了，就连已故老太太的佛珠也被一个小土匪悄悄揣在了怀里。小匪们看实在找不到什么值钱的东西了，见墙上有几幅字画，就顺手摘了下来；又要顺手去摘另一幅，那是徐家祖宗的画像。看着这幅和善中透着威严的老者，他们面面相觑，悻悻地离开了屋子，来到大院里。

穆三眼看在徐宅没有寻到多少金银财宝，非常生气，大喊道：“徐家就这么点东西？看来也是徒有虚名！”刚刚被箭射伤的匪徒，狂妄地扬言要烧了徐家的房子，穆三斜视了他一眼，举手道：“算了吧，留着我们下次再来！”然后，飞身上马，用眼扫了一下张妈和家丁：“告诉你们家老爷，下次给老子多备些银两，不然别怪老子不客气！走，回山寨！”

众匪徒呼啦啦簇拥而去，大道上扬起一阵尘土，村子里的狗叫声也渐渐平息下来，黑夜又回归平静。

徐宅已是一片狼藉……



彰德府（安阳）德聚诚药店，一位身材挺拔、长相俊美的十八九岁青年，身着长衫，一头乌黑发亮的头发，剑眉下一双细长的大眼炯炯有神，高挺的鼻子下厚薄适中的红唇透着一股放荡不羁的性情，正在背着双手，紧盯着墙上江南第一才子唐寅的一幅画，轻声吟咏：“世间乐土是吴中，中有阊门更擅雄。翠袖三千楼上下，黄金百万水西东。五更市卖何曾绝，四远方言总不同。若使画师描作画，画师应道画……”这青年就是徐家少爷徐敬修。

忽然一阵“嘭嘭”的急促拍门声打扰了徐敬修的兴致。

徐敬修猛然一惊，回过神来问道：“谁？”

“我，我是来顺。少爷！快开门！”

徐敬修拨开门闩，来顺一阵风似的闪进屋内。

徐敬修见状急忙问道：“来顺，何事惊慌？”

“少爷，咱家遭抢了，老太爷气晕过去了！”

“我的老天爷啊！快、快，快回武安！”

东方刚刚露出一缕晨曦，武安伯延镇外的官路上，扬起一路尘烟，两匹俊马飞驰而来。前面白马上骑坐的是徐敬修，后面枣红马上的是徐宅家丁来顺。

徐宅里徐老太爷额头上捂着白色毛巾，眼中含着泪躺在炕上，看着徐敬修犹豫了一下，摇摇头，叹了一口气道：“这些土匪是无恶不作，丧尽天良。没有办法呀，这世道是乱了！”

徐敬修扶着爷爷的胳膊，坐在炕沿上焦急地问道：“爷爷！您老快说呀！是哪路土匪进咱家了？”

徐老太爷不耐烦地瞪了他一眼，道：“敬儿呀，不要再问了，不管他们是哪路的，只要是进了家，还能有个好啊？”

徐敬修急得腾地站起来：“真是无法无天了！爷爷，您就给我说了吧，说了我去找他们把咱家的东西给要回来！”

“要？你去找土匪要？孙儿呀，你太天真了吧？”说着徐老太爷摇摇头，叹了口气，转回头凝视着窗户，一语不发。

此时，徐刘氏惊慌失措地跑进上房道：“爹——爹——土匪把敬儿他爹给我的手镯抢走了。”

徐老太爷蓦然坐了起来，道：“你呀，咋那么不小心！媳呀！你戴的那副白银手镯，可是咱祖上留下来的宝贝。它能试毒、排毒、驱邪，那是传男不传女的传家宝！唉……这可恶的土匪！”

徐敬修上前一步，扶住母亲道：“娘，放心吧，我一定把它给您要回来！”说着他气冲冲地跑到前院，一把拉住护院家丁五成的胳膊，皱着眉头问道，“五

成，你给我说实话，是哪路土匪来咱家了？”

五成刚要说，抬头一看徐敬修身后老太爷的眼神和紧跟过来的太太，只对少爷瞪眼摆手。他急忙摇头道：“不知道，不知道，少爷，我什么也不知道。”

徐敬修没有回头就知道母亲在他身后，推着五成道：“不知道就算了，我也不想再问了。走，咱俩掰掰手腕，看看你这几天练功有没有长进。”

二人向屋里走去。

孰料，这是徐敬修用的一计，来到屋内，急回身把门关住，小声道：“五成，你给我说实话，是哪路的土匪来咱家了？”

五成紧张得低着头，手扶着炕沿，不知道如何是好，囁嚅道：“少爷，我、我不是给您说了我不知道吗？”

“说吧，你知道的。”

五成哭丧着脸道：“少爷，我真的不知道呀！”

徐敬修把脸往下一沉，面带怒色看着五成道：“不知道？不知道我家养你们这些护院的干吗？不知道，行，等我爹从东北回来了把你们都撤了！反正你们在这儿也不顶事儿。”

五成愁眉苦脸、可怜巴巴地望着他，拉着他的衣袖道：“少爷，您可不要这样做呀。我全家指着我这点儿银子过日子呢！”

徐敬修板着脸说道：“那就说呀！”

五成隔窗向外看看没人，附耳道：“他们的头叫穆三。”

“穆三？！”徐敬修听后才一怔，连气带怒，一面咬着牙点着头道，“穆三，我好像听说过这个人。”

“他们就在离咱家不远的西山上。”顿了顿，五成又颤巍巍地说道，“他走时还放出狠话，要咱家下次多备些银两，不然就要烧了咱家！”

徐敬修一听，只感觉一股热血往胸口涌来。他“匡”地一下，甩开大门，一路奔跑，来到村头的洛河边上，奋力扬起一脚，将一块凸起的石块踢落到河水之中，一屁股坐在了河边上。看着石块激起的波浪，他心里翻腾着复仇的火焰：爷爷已经年迈，父亲又远在东北料理生意，家里就我一个可以担当的男子汉，爷爷从小就很看重我，希望我将来成为徐家的栋梁之材，可现在家里遭到如此劫难，我该怎么办呢？

此时，感到无助的徐敬修眼眶一热，两颗泪珠瞬间滑落到脸颊上。他顿然抬起左手，用衣袖一擦眼泪，腾地站起身来，向村里走去。

徐敬修找到同村的学友马继宗，一五一十地说出了这件事，并请他一起上山。



“啊？”马继宗听后大惊失色，瞪着大眼，焦急道，“你要去土匪窝？不会吧？那土匪可不会给你讲道理的，我劝你还是不要去为好，只要人平安无事就好，你这一去，再闹出个三长两短来，我可没法回来向你爷爷交代。”

“这帮天杀的家伙，他们扬言还要再来，我徐家以后还有太平日子吗？不是鱼死就是网破，我一定要向他们讨回公道！”徐敬修义愤填膺。

马继宗是江南盐运使马恒昌之子，与徐敬修同庚，生得高大威猛，痞性十足，为人阴险，善于投机。此时的他，看着激愤的徐敬修，也是一脸的无奈。

徐敬修手抠着杨树上的树皮，冷冷说道：“你怕了，是吗？好，我不连累兄弟，我单独去会会他们！”

“敬修！你要单独去哪儿？我陪你一起去！”纱门帘一掀，闪出来一个人来。徐敬修双眼便是一亮，盯着风摆柳似的走过来的马圆圆。她上身穿一件雨红绸夹袄，高高耸起的元宝领，腰身却做得极紧，把婀娜身段都显了出来，下面穿有盖脚罗裙；脸上薄施脂粉，头却梳得又黑又亮，髻上插一支翠镶金挖耳。她是马继宗的胞姊，今年二十岁，从小和徐敬修一起长大，两人青梅竹马、两小无猜。虽无婚约，但她心中早已认定徐敬修就是她将来的夫君。

马继宗把眼光瞟了过来，不耐烦地瞪了姐姐一眼，随口说道：“他要去土匪窝，姐，你要跟着他一起去？”

马圆圆自知失言，脸一红说道：“敬修，你别去了，还是等着衙门给你家讨个公道吧。我爹知道你家昨晚遭抢，今早上就去衙门报官了。”

“唉！”徐敬修长长地叹口气，双眼望着远处，有一种说不出的茫然落寞。随后他把两手的骨节捏得“嘎巴嘎巴”地响，道：“衙门？衙门能替我家讨回公道？我才不信他们呢！他们只知道跟我家要钱粮，能办成什么事？”

马圆圆听了这番话，看了他一眼，很快地把眼皮垂下去了，长长的睫毛闪动着，嘟噜着嘴，好久不作声。

马继宗想安慰他几句，低声说道：“敬修，你就听我一次，钱财乃是身外之物。土匪们凶残无比，你去了怕是凶多吉少。”

徐敬修摆摆手，道：“不用说了，我心已定。”说着，他扭头飞身上马，向西山奔去。

“疯子！真是个疯子！”

望着决然离去的徐敬修，马圆圆心头一紧：“不准你这样说他！”马圆圆红着眼，回头对马继宗道，“弟弟，你最讲义气，为朋友上刀山、下油锅，你都肯的，是不是？”

“姐姐！你别再说了，你的心我明白。不是我不帮他，是我帮不了他！”

马继宗显出一脸的无奈。

马圆圆咽了口唾沫道：“有福同享，有难同当。你不帮他，我去！”

“啊？你要陪他去土匪窝啊？你也疯了吧？你知不知道你是个大姑娘？”

“有敬修在我身边，我不怕！”

“姐姐！你呀，剃头挑子一头热！”

马圆圆用那种极显决心的语气说道：“我愿意！不必说了，你到底去还是不去？”

“少安毋躁，少安毋躁。”马继宗从小就很听姐姐的话，看她真动气了，赶紧赔笑道，“姐姐呀，遇到你们这两个疯子，我算是服了，得得，我这就去陪他壮壮胆去。”

徐敬修刚走出二里地，就听身后马继宗喊道：“敬修——敬修——等等！等等！”

徐敬修猛地勒住了缰绳，回首看着马继宗和徐老四道：“四哥，你也来了？”又看着马继宗一乐，道，“我知道你会来的。”

马继宗释然地长吁口气道：“我劝不了你，只好叫敬北来劝你了。”

徐老四是徐敬修的堂兄，年仅二十四岁，赤红脸，高鼻梁，一双细长眼睛，炯炯有神，生得方面大耳。他戴一副大墨镜，身上穿的是枣红缎子夹袍，外套玄色团花马褂；头顶青缎小帽，帽檐儿上镶一块极大的毗霞；手上留着极长的指甲，左手大拇指上套一个汉玉扳指，右手无名指上还有一枚方钻白金戒指；马褂上黄澄澄横过胸前的一条金表链，打扮得像个花花公子。

他在马上接过话茬道：“敬修呀，不要上山了，去了连命也保不住，你这样会把咱爷爷和我叔气死的！”

马继宗也瞪了徐敬修一眼道：“敬修，我也劝你不要去为好，为了身外之物丢了性命岂不可惜？”

徐敬修眼中的光芒立即暗淡下来，眼珠一转道：“哦！你俩不是来和我一起上山的？你俩是来当说客的？你俩怕，你俩就回去吧！咱可事先说好了，回到家不要告诉我娘和爷爷啊！”说罢他两腿一夹马肚，用马鞭一打马屁股向前奔驰而去，把徐老四和马继宗留在了空旷的田野上。

徐老四与马继宗四目相对，知道徐敬修去意已决，无法挽留。

马继宗用鞭一打马屁股，两腿一夹马肚道：“敬北，你回去，做好应对，我陪他上山去。”

徐老四上前两步，欲言又止，怅望着他们的身影渐渐远去。

徐敬修正往前赶路，忽见马继宗跟了上来，咧嘴一笑道：“你怎么又跟来



了？快回去吧！”

马继宗眼望着前方道：“你一定要上山，我也阻拦不住你，但此去多有凶险，我不想让我姐姐不开心，我还是陪你去吧！”

徐敬修郑重地看了他一眼，笑笑道：“好！这才是我的好哥们儿。”

他俩双腿一夹，胯下马长啸一声，一前一后地向西山飞驰而去。

不多时他们来到西山脚下。徐敬修下马，抬头望着那密密麻麻的丛林蜿蜒于山峦叠嶂，把马缰绳递给马继宗道：“继宗，你在山下等着我，我一个人上山，如能顺利拿到我家的东西，咱俩就一起下山。如有什么不测，你就回村去通知我的家人。”

马继宗微有窘色地问道：“怎么？不用我陪着你上山了？”

“不用，你在山下等我就行。”

马继宗皱着眉头说道：“那我回去咋给我姐姐交代呢？”

“你就说和我一起上了山不就成了！”

“对，对！”马继宗顺应着不断点头，“你要真的有事，我也可以回家报信去。”马继宗看了他一会儿，又面带微笑道：“敬修，既然来了，就不要害怕啊！昨天晚上听我爹说，这个穆三不像传说里所说的是个无恶不作的土匪，他好像也是被人所逼才拉杆子上山落草为寇，主要打劫一些像你家这样的财主。按照他们说的叫什么替天行道，杀富济贫。”

“哦？”徐敬修微微应承着，“你说他还是有点儿良心的？”

马继宗点点头道：“真的，我听说穆三抢的大户人家不少，但没有听谁说 he 杀过人。”

徐敬修略略点了点头，小声道：“你在这儿等着啊，如我一个时辰还没有回来，你就走人，我才不信这些土匪他妈的会有人性。”

马继宗抬头看看天色，担心地望着他道：“你一定要小心，不要硬来，要见机行事啊！”

徐敬修朝着马继宗点了点头，一转身，消失在密密的丛林里……

月黑风高夜，徐敬修凭着小时候和小伙伴们常来山上玩耍时熟悉的记忆，轻巧地越过丛林和山岗，隐约估摸到匪徒们可能藏身的地方。果不其然，不远处隐约显现的昏黄灯光，应该不是山民的居所。他从那昏黄的灯光里，看着屋外晃动的身影，那应该就是巡夜的匪徒吧。

徐敬修蹑手蹑脚往灯光处移动，悄悄来到屋后的窗下，探出头来，只见一块牌匾上书“替天行道”，也不知是谁的手笔，倒也写得刚劲有力，再往下一看，一个半张脸都被络腮胡子盖住的人，斜躺在虎皮太师椅上，跷着一只脚，搁在

面前的石桌上，正在欣赏一件青花瓷器。徐敬修一看，这不就是自己家的青花缠枝梅瓶吗！

此时，一个匪徒提着一包东西，来到此人面前，拱手道：“大当家的，姑奶奶只看中了一只银镯，其他的都不屑一顾！”说完，轻轻把包裹放桌上，慢慢打开。

徐敬修偷偷往里瞄了一眼，一看，这包裹里全是爷爷的心爱之物和妈妈的首饰细软。一股怒火腾地一下蹿上来，一不小心，踏翻了脚下的石块，一下惊动了屋内的匪徒。

“谁？谁在外面？”穆三惊觉地站起身来。

徐敬修一点也不害怕，大声回答道：“是我，你们这帮土匪，快把我家东西还我！”说着，坦然地从屋后走出来。

穆三稍许镇定了一下，“扑哧”笑了起来，猛然一招手“给我拿下！”众匪徒一拥而上，将徐敬修绑了个粽子。

穆三仔细打量着眼前这个年轻人，只见他一双虎眉大眼里充满了仇恨，射出来的寒光，着实令穆三倒吸一口凉气。

穆三稍微镇定了一下自己的情绪，慢条斯理地问道：“你就是徐家少爷？来得正好，正愁找不到你呢！你倒送上门来了，哈哈，有种！”

徐敬修漠然地盯着眼前的这个匪首穆三，抬头看了一眼上方那块“替天行道”的牌匾，啐了一口道：“就你们还配得上‘替天行道’？我们徐家几代人，含辛茹苦，规矩经商，好不容易积累起来一点财富，就被你们一夜抢光，你们这是行的哪门子的道？”说完，目光环视屋内众匪徒，众人一时惊愕。

穆三没想到眼前这个年轻人，竟然说出这样一番话来。心里未免有点打鼓，惊觉道：“你带了多少人上的山？如实招来！不然，我一刀要了你的小命！尽管我不想杀人，你可不要逼我！”

徐敬修不以为然道：“我自家的事，我一个人担当，何须别人？”

“你一个人？！”穆三怀疑地问道。随后，对手下使了个眼色，众匪徒会意，退出门外，去周围巡视去了。

趁这会儿工夫，穆三仔细打量着眼前这个年轻人：只见他身着青色长衫，下穿一条黑色长裤，脚穿一双京口布鞋，整个出落得清秀利落，可能是夜行的原因，身上衣服显得有些皱乱，还沾着一些灰尘，但丝毫不影响他那骨子里所透出来的豪气。穆三禁不住心里默默佩服着眼前这个年轻人。

一会儿，几个匪徒回到屋内，和穆三耳语了几句，穆三放心地点点头，挥手让他们去外面警戒。